

小品妙選

第一種	清談小品
第二種	妙悟小品
第三種	幽默小品
第四種	諷刺小品
第五種	感懷小品
第六種	抒情小品
第七種	記敘小品
第八種	寫景小品

世界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版

小品妙選 (全一冊)

定價大洋一元八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選者 蘇淵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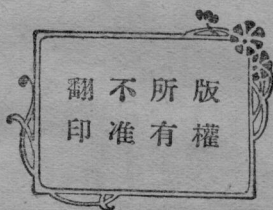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者 陸高誼

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

出版者 上海大連灣路
世界書局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

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本書負責校對者何衡孫

自序

嘗聞人雖弱葦，妙能通靈；居一芥子，可轉法輪。余生好玄想，復宥於情，獨處斗室，時發遐思。歷物品文，每持二解，會心不遠，要可言也。

夫體一分殊，無間天人；小大自如，何乖物我？攝大入小，則四大海水可入毛孔；卽小窺大，則一朵野花可見天國。一葉落知天下皆秋，則遠近無違矣；一燕來知陽春已至，則時序不忒矣。蔚藍一角，不斷於長天；寒碧半泓，何慚於秋水？小大殊品，色相一如，文心之妙，亦復如是。此一解也。

復次，人心妙用，情想交縈：一以抒感，一以觀照，譬彼風水，迭相起滅。楞嚴稱「純想欲飛，純情欲墮」，余意能處乎飛墮之間，斯爲得之。蓋飛鴻遠引，猶遺長音；雲雀高翔，不忘塵土；物有然矣。至寄恨落花，驚心別羽，綺懷風月，故自可人；而臨川興嘆，拈花微笑，玄譚冥諦，要亦名通。情想無礙，文思始美。若必講植物學於其母墓，如華茨華士之所嘲；恨析光學有失虹美，如濟慈之所感，不亦偵乎？

夫人心好動，不能無感；欲求抒表，則藝文尙矣。然吹萬不同，在其自取；舒慘殊時，體式遂異。典謨詔告，詞尙莊嚴；議說論辨，旨主暢達；至書簡隨筆，又以婉約勝矣。詩有風雅，抒情與敘事異韻；畫分南北，金碧與淡墨殊風。非僅格式乖違，固自體勢不侔耳。文中之立小品，要在獨抒性靈，孤心靜寄，不襲窠臼，絕傍前人。亦猶詩有絕句，謝古律之典則；畫標寫意，避院派之拘整也。

但小品一詞，義指殊寬。辭達理舉，無取冗長，固亦一義；特茲所取者，在其能抒情深入，說理妙出；卽小示大，於分見總，情詞並茂，色香兩擅，言志而不泛，載道而不迂者，始爲佳耳。括此數義，則小品一詞卽廢，而易以妙品，或諡以美文，亦蔑不可也。一準此旨，最選妙文，篇分類聚，略見凡例。

衰世習僞，士厭禮法，玄風大扇，清談斯起。或詮言名理，寄情物外；或吟味世故，暫得忘機。魏晉間人，雅好清談；明季文士，時有俊語；近人周作人輩，亦多閒趣。選清談小品第一。

靜觀萬物，時得妙理，水流花放，可窺玄旨。或天開神悟，或得意忘言，旣圓智慧，復弘生力，入於如來妙莊嚴海。莊生釋氏，實爲大師；章氏太炎，不愧作者。選妙悟小品第二。

白眼看世，若有所感，不可莊語，談諧雜出。或言外寄諷，或笑中含淚，要在寄予同情，出以妙語。史遷稱「談言微中，亦可以解紛。」此其俊也。近人林語堂盛唱幽默，得風氣之先；惟末流趨於謾罵，斯乖風旨耳。選幽默小品第三。

上政不臧，下民以刺，風雅寢聲，變音以起。至叔季末俗，下流難返，非加重砭，未足警頑。諷刺文學，未可廢也。視彼幽默，又稍異趣；一如橄欖，回味清嚴；一似薑桂，老而彌辣。近人魯迅，最擅勝場。選諷刺小品第四。

登大墳以舒憂，攄思古之幽情，蒼茫六合，感慨深矣。或聞鄰笛而傷逝，或登河梁以惜別，盛年不再，世運多乖，於是激楚之音以厲，哀怨之思以深。選感懷小品第五。

無明有愛，是如來種；死生流轉，乃生葛藤；骨肉之愛，男女之情，如機在括，不能自已。或寄永恨，或拾墮歡，望遠懷人，彌多幽思。淵明作閒情之賦，曼殊遺斷鴻之記，一往情深，別有傷心者也。選抒情小品第六。

記物敘事，要在盡性；寫生圖貌，首貴傳神。狀人則長短增減，不爽於一分；體物則參差沃若，窮形於兩字。至斷指可掬，敗兵之狼狽如見，析骸而爨，饑情之奇重可知。舉一可以反三，此又善於敘事者也。雖爲小道，要有可觀。選記敘小品第七。

自然景物，山水爲宗；月露風雲，烘托斯美。自來作者，多愛邱壑；模山范水，酈柳最佳；霞客中郎，堪相媲美。近人紀景，亦多妙筆。觀物會心，此亦一樂。選寫景小品第八。

上選八品，良多挂漏，私心所好，略見於此。鉢水泓然，投針見底；一嚮之嘗，或可知味。至斷章立題，皆自我始，知我罪我，不遑計也。世有同好，不吝賜教；或評其詮次無序，或指其選棄失當，投文著論，百方是正，俱所祈願。將使冰雪妙文，快讀一世；會心笑語，遇之旦暮。雖非千秋之慧業，抑亦勞生之一樂也。

總目

第一種	清談小品	一	四三
第二種	妙悟小品	一	五七
第三種	幽默小品	一	五三
第四種	諷刺小品	一	九〇
第五種	感懷小品	一	五七
第六種	抒情小品	一	七〇
第七種	記敘小品	一	四四
第八種	寫景小品上	一	四五
	寫景小品下	一	四五
附	作者傳略	一	二二

清談小品

一	世說新語(十一則)	劉義慶	二
二	水滸傳序	施耐庵	三
三	論談話	林語堂	四
四	閒談	鶴見祐輔 魯迅譯	一一
五	敘陳正甫會心集	袁宏道	一三
六	詩草小序(四章)	譚元春	一四
七	東坡小簡(八則)	蘇軾	一七
八	隨時卽景就事行樂之法	李漁	二〇
九	喫茶	周作人	二八
一〇	談酒	周作人	三一
一一	北京的茶食	周作人	三五
一二	蒼蠅	周作人	三六
一三	希臘的小詩	周作人	三九

一 世說新語(十一則) 劉義慶

過江諸人，每至美日，輒相邀新亭，藉卉飲宴。周侯中坐而歎曰：『風景不殊，正自有山河之異。』皆相視流淚。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：『當共戮力王室，克復神州，何至作楚囚相對！』

桓公北征，經金城，見前爲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，慨然曰：『木猶如此，人何以堪！』攀枝執條，泫然流淚。簡文入華林園，顧謂左右曰：『會心處不必在遠，翳然林水，便自有濠濮間想也。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。』

謝太傅語王右軍曰：『中年傷於哀樂，與親友別，輒作數日惡。』王曰：『年在桑榆，自然至此。正賴絲竹陶寫，恆恐兒輩覺，損欣樂之趣。』

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，謝悠然遠想，有高世之志。王謂謝曰：『夏禹勤王，手足胼胝；文王旰食，日不暇給。今四郊多壘，宜人人自效；而虛談廢務，浮文妨要，恐非當今所宜。』謝答曰：『秦任商鞅，二世而亡，豈清言致患邪？』

謝太傅寒雪日内集，與兒女講論文義，俄而雪驟，公欣然曰：『白雪紛紛何所似？』兄子胡兒曰：『撒鹽空中差可擬。』兄女曰：『未若柳絮因風起。』公大笑樂。卽公大兄無奕女，左將軍王凝之妻也。

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：『雖未覩三山，便自使人有凌雲意。若秦漢之君，必當褰裳濡足。』

支公好鶴，住剡東岬山。有人遺其雙鶴，少時翅長，欲飛。支意惜之，乃鍛其翮。鶴軒翥不復能飛，乃反顧翅垂頭，視之如有懊喪意。林曰：『既有凌霄之姿，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？』養令翮成，置使飛去。

顧長康從會稽還，人問山川之美。顧云：『千巖競秀，萬壑爭流，草木蒙籠其上，若雲興霞蔚。』

王子敬曰：『從山陰道上行，山川自相映發，使人應接不暇。若秋冬之際，尤難爲懷。』

司馬太傅齋中夜坐，於時天月明淨，都無纖翳。太傅歎以爲佳。謝景重在坐，答曰：『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。』太傅因戲謝曰：『卿居心不淨，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？』

二 水滸傳序 施耐庵

人生三十而未娶，不應更娶；四十而未仕，不應更仕；五十不應爲家；六十不應出游。何以言之，用違其時，事易盡也。朝日初出，蒼蒼涼涼，澡頭面，裹巾幘，進盤飧，嚼楊梅，諸事甫畢，起問可中？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後可知；一日如此，三萬六千日何有？以此思憂，竟何所得樂矣。每怪人言某甲於今若干歲，夫若干者，積而有之之謂，今其歲積在何許，可取而數之否？可見已往之吾，悉已變滅。不寧如是，吾書至此句，此前已疾變滅，是以可痛也。快意之事，莫若友，快友之快，莫若談，其誰曰不然？然亦何曾多得？有時風寒，有時泥雨，有時臥病，有時不值，如是等時，眞住牢獄矣。舍下薄田不多，多種秫米，身不能飲，吾友來需飲也。舍下門臨大河，嘉樹有蔭，爲吾友行立蹲坐處也。舍下執炊爨，理盤榻者，僅老婢四人，其餘凡畜童

子大小十有餘人，便於馳走迎送，傳接簡帖也。舍下童婢稍閒，便課其縛帶織席，縛帶所以掃地，織席供吾友坐也。吾友畢來，當得十有六人，然而畢來之日爲少，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，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爲常矣。吾友來，亦不便飲酒，欲飲則飲，欲止則止，各隨其心，不以酒爲樂，以談爲樂也。吾友談不及朝廷，非但安分，亦以路遙傳聞爲多，傳聞之言無實，無實卽唐喪津唾矣。亦不及人過失者，天下之人本無過失，不應吾詆誣之也。所發之言不求驚人，人亦不驚，未嘗不欲人解，而人卒亦不能解者。事在性情之際，世人多忙，未曾嘗聞也。吾友既皆蕭淡通闊之士，其所發明，四方可遇，然而每日言畢卽休，無人記錄，有時亦思集成一書，用贈後人，而至今闕如者，名心既盡，其心多懶一微言求樂，著書心苦二，身死之後，無能讀人三，今年所作，明年必悔四也。是水滸傳七十一卷，則吾友散後燈下戲墨爲多，風雨甚無人來之時半之。然而經營於心，久而成習，不必伸紙執筆，然後發揮，蓋薄莫籬落之下，五更臥被之中，垂首撚帶，睇目觀物之際，皆有所遇矣。或若問，言既已未嘗集爲一書，云何獨有此傳，則豈非此傳成之無名，不成無損一心閒試弄，舒卷自若二，無賢無愚，無不能讀三，文章得失，小不足悔四也。嗚呼哀哉！吾生有涯，吾烏乎知後人之讀吾書者謂何，但取今日以示吾友，吾友讀之而樂，斯亦足耳。且未知吾之後身讀之謂何，亦未知吾之後身得讀此書者乎？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。東都施耐庵序。

三 論談話 林語堂

提倡白話文學的人，也必提倡談話。說話是人人會的，但是談話便高一倍，非人人所能。因為話到有味才是談話，而無味只是說。說話與談話之間，大概如會議報告與文人小品之不同，或如商人函件與名士尺牘之差別。常人可與交語，而未必可與深談，這就可見其中的區別了。人生實在苦悶，除了看好書以外，真能使心靈愉快的還是一句話吧。或是故友談天，或是良朋話舊，或是與夜車中偶逢的房客，土棧裏宿夜的旅伴，談狐說怪，誅賊罵奸，討論天下興亡之跡，都可成爲人間世最完滿最不能忘的一夜。自然夜間最好，白天總覺得乏味。地方倒隨便，在法國女士沙龍中談文學哲學固然不錯，而坐在三腳板凳上與老農晒日黃敍『當原初』或是風雨之夕，篝燈如豆，與江船上船子敍述慈禧幼時之軼事，也一樣有談話之旨趣。談話所以常叫人不能忘，就是因爲一次談話，有一次談話之風味，時地人三者常常不同。或月明風清，庭桂芬馥，或風雨晦冥，爐火融融，或在黃鶴樓上看江景，或在小車站室候夜車，這種景況，在回憶中都成爲那次談話風味之一部了。或二三人，或五六人，或那夜老陳有點醉意，或那夜老金有點傷風，鼻音特重，這小小點綴，反成爲那次談話不能忘之遺影。人生月不常圓，花不常好，好友不常逢，這種清福，倒非神明所忌，怎可不趁時享受？

大概談話佳者，都有一種特點，都近小品文風味。如狐怪，蒼蠅，英人古怪的脾氣，中西民族之不同，琉璃廠的書肆，風流的小裁縫，勝朝的遺事，香櫞的供法，都可入談話，也都可入小品文。其共同特徵在於閒適二字，雖使所談內容是憂國憂時，語重心長，但也以不離開適爲宗。人到文明了，有什麼憂憤，只在

筆端或唇角微微一露罷了。真有慷慨激昂的話，也只讓好友幾人聽見而已。所以談話是燕居自適，好友相對，旁無礙目之人之時所談的。若以小品文與士大夫廊廟文學相比，便明瞭此中之異趣。一長篇闊論，冠冕堂皇，然其朝貴氣早就令人討厭。猶是如貴婦脂粉氣太濃，叫人不好親近。談話卻如見淡抹素服的小家碧玉，有時頭髮微亂，一鈕不扣，但反覺得可親可愛。西女服裝最知此中道理，有所謂 *Sturdied negligence*『講究的隨便』其隨便是帶藝術的。如家居長服，有所謂 *Neglige*（字義爲『不管』、『隨他去』）便是一種羅襦半解式的服裝，特別動人。小品文有時也帶了『隨他去服』的藝術在焉，而動人之力每在廊廟文學之上。談話的滋味，也頗相彷彿。談話最要的风度是自適，無牽無挂，隨興所之而已。談話應是遇見知己，開暢胸懷，兩腳高置桌上，一人斜倚窗上，又一人拿個椅墊靠在地板上，這時你手足位置都舒服了，心靈也輕鬆了，對面只有知心友，兩旁俱無礙目人，這是談話必要的條件。話既無所不談，結果愈談愈遠，毫無次序，毫無收束，盡歡而散。作小品文大概也是如此，最忌是起伏收束，尤忌甲乙丙丁的分段，因為我們是來談天，並非來商訂合同，分甲乙丙丁，便不閒適不痛快。

柴積上日黃中談『當原初』固然可愛，但是文化進步了，就有所謂風雅的社交上的談話。孟嘗君珠履三千，不知那時清客幕僚所談是怎麼一回事，大概也甚熱鬧。這種談話的內容，大概可以見於列子、淮南、呂覽等書。胡適之發見呂覽居然有『貴生論』，談人生之藝術，這必是當日談話的結果。戰國的說客都是善談，這明白由戰國策看得出來。馬總的意林，楊升庵的古雋所集，大概都是古人善談之

結果及證據。就中晏子、楊朱、韓非諸人，大約皆善談，像晏子那樣幽默，楊朱那樣爽快，韓非那樣深懂世故，談起話來，必很有味道，也因了有味道，才演成一派思想。那時的清客談話的背景，大概由淮南子『李園納媚』一段，稍稍可以看出：

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，園女弟女環謂園曰：『我聞王老無嗣，可見我與春申君，我欲假於春申君，我得見春申君，徑得見於王矣。』園曰：『春申君貴人也，千里之佐，吾何敢託言？』女環曰：『卽元不我，（？）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，告遠道客，請歸待之。彼必問汝，汝家何道遠客者？因對曰：「園有女弟，魯相聞之，使使者來求之園。」才人使告園者，彼必問汝，「女弟何能？」對曰：「鼓琴讀書通一經。」故彼必見我。』園曰：『諾。』明日辭春申君，「才人有遠道客，請歸待之。」春申君果問：『汝家等遠道客？』對曰：『園有女弟，魯相聞之，使使求之。』春申君曰：『何能？』對曰：『能鼓琴讀書通一經。』春申君曰：『可得見乎？』明日使待於離亭。』園曰：『諾。』既歸告女環曰：『吾辭於春申君，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。』女環曰：『園宜先供待之。』春申君到，馳人呼女環，女環至，大縱酒，女環鼓琴，曲未終，春申君大悅，留宿……

這大概是當日的情形，有女子能談話，能琴，能讀書了，的確是男女交際談之風度。而且有點貴族氣，春申君是不易見得，然而有女子能書能琴，卻非見不可，也可有魯相聞而求之，有遠道客，卽歸待之，這已是有閒階級的社會了。

有閒的社會，才會產生談話的藝術，談話的藝術產生，才有好的小品文，大概小品文與談話的藝術，在歷史上都比較晚出，就是因要有閒階級爲背景，而人之心靈，已有相當的技巧之故。今日有閒階級在共產黨看來是一種罪名，然而真正的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，都是希望有閒能够普遍。所以有閒並無罪，善用其閒，人類文化乃可發達，談話乃其一端。商人終日孳孳爲利，晚膳之後，睡上如牛，是不會有益文化的。『閒』有時是迫出來，非自求之，乃因或坐監牢，如文王，太史公，便產生出周易與史記，或落第不得志，乃寄幽憤於文章，如施耐庵，蒲留仙，便有水滸，聊齋出現。施乃深得談話個中滋味者。貫華堂古本序雖未必出施手，然其言朋友過談之樂，實太好了。其文曰：『吾友畢來當得十有六人，然而畢來之日爲少，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，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爲常矣。吾友來，亦不便飲酒，欲飲則飲，欲止則止，各隨其心，不以酒爲樂，以談爲樂也。……』其文其情皆合著書心境，也是有閒所致。希臘文學之產生，也是在這種有閒的環境。希臘人思想那樣細膩，文章那樣明暢，都是得力於有閒的談話——柏拉圖之書名談話，可以暗示我們此種文體。柏拉圖的宴席所描寫全是談話，滿篇充滿了席上文士，歌妓，舞女，酒菜的味道。這種人因爲善談，所以文章非常可愛，思想非常清順，絕無我們廊廟文學之華麗委靡之弊。談話書中每篇開頭，都有從容不迫的入題文章。比如 Phaedrus，雖然所討論的是靈魂的性質，想像力，詩之神感等題目，但開題便描寫出這樣的一種風雅幽閒的社會。蘇格拉底向年青的非特拉斯：『你往那兒去呢？』非答是早晨與某辯士談了整個半天，此刻要到外頭散步養養神去。『如

果你有時候同我來，我可以講講我們剛才所談的話。』蘇說，這些話非聽不可，就是陪他走到米夏拉再回來也情願。非懷疑起來，不知他能把那些話說得一樣精彩不。』蘇格拉底，老實告訴你，我不能把字記清——絕不。但是我大意還記得，可以同你說個大略。』蘇答道：『是的，仁弟。但是你得先給我看你外衣內那一捲東西——因為我猜想，那就是你們談話的紀錄，而我雖然愛你，我卻不肯叫你背誦而讓我自己吃虧。』非無法只好答應。但是他們到那兒去坐呢？是的，在『那高樹底下，那邊又蔭涼，又通爽，又有草地可坐可臥，隨意自在。』『是的』蘇說，『一個美麗休憩的地方，有白雲花香，有滄浪濯足的河水，及斜坡便枕的綠茵。我就躺着，你儘管取怎樣最便於誦讀的姿勢。講吧。』共和國開頭，也沒有『今夫天下』迂闊之辭，也是不慌不忙的這麼閒適的一句：『我昨天同格老根到比雷斯去向女神禱告，順便看看那廟會的光景。』宴席 *Symposium* 恐怕是文學上最有名的談話吧，他們所談的是『真正的寫悲劇的藝術家也必可寫很好的喜劇』等問題，但是席上是莊諧雜陳，名士時或笑諷蘇格拉底的飲量，蘇格拉底，可以飲，可以不飲，興則自斟，也不管他人飲否。這樣一講講到天亮，蘇還是健談如故，但人人睡去了，只賸了兩人，但是不久喜劇家 *Aristophanes* 也打盹，跟着 *Agathon* 也入睡鄉。蘇沒法，只好獨自出來，到 *Lycuena* 花園洗個澡，那天精神不倦照樣的過去。這是希臘最高的思想及文學產生的背景。

中國人卻也善談，不過在社交宴席上，不大注重談話的藝術。法國吾不知，德國人晚膳都是飲啤酒

配冷食，可以自下午五點一談談到半夜，討論文學哲學政治問題，女子也加入的。不知怎樣，男人談話雖好，有女子自然更風雅了，而談話藝術成了風氣也自有風雅的女子出現。希臘極盛時代，就有了亞斯斐西亞（Aspasia），她是雅典黃金時代撥利克利斯王之妾，王的有名的演說，就常是亞斯斐西亞替他寫的。在我們中國，因為男女社交不公開，談話藝術都也差一點，然如晉宋明三朝有談話的風氣，也就有了才女，如謝道韞，朝雲，柳如是，李香君，諸人。中國人與妻儘管舉案齊眉，以禮相守，但是要求能詩能畫能談風雅女子的心，終未消滅，明末秦淮河畔的歌妓就是這種風氣造成的。在西洋社會，倒不要定到畫舫中去找風雅女子。德國女子亦有善辯，可以同你討論文學美術社會經濟問題，但是女子即使不能善辯，而僅有談趣，能理會各種題目，也遠勝於呆坐說俗話的男人——在英美諸國的宴會上談話也視為一種藝術。不過也有毛病。因為西宴是用長桌，類多男女間坐，各位男人有向隔座女客談話之義務，若不與談話，便是冷淡她而有失敬。但在這種坐法，假如女子真不足與談，又別無出路，你自己也就甚窘，一席無聊而散，不像中國的圓桌，談話可打成一片。因為有此風俗，所以就在比較小的宴會，談話也常變成四五對人同時分開異趣的談話，又因為各個不敢向女客失敬，刺刺不休，人聲非常嘈雜，也是一種怪現象。中國因為宴會常在飯店，沒有方便談話的地方，所以也就席終而散，說不上什麼談話的藝術了。這也未免影響於我們人生之趣味。一種普遍社會的教育程度，也受了影響，因為一般人對於文學，藝術，宗教，社會問題的趣味，常是由談話獲來的。我們觀察一國宴會上談話的內容，